

刘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新
民
胡
同



新民胡同

刘迟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新民胡同

作 者：刘 迟

责任编辑：张秀枫 王志茹

责任校对：王志茹

装帧设计：龙震海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48)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字 数：250千字

印 张：10.875

版 次：2001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7—5387—1560—6/I·1410

定 价：16.80元

刘迟与《新民胡同》(代序)

上官纓

刘迟先生的压卷之作，长篇小说《新民胡同》即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无论是对年近90岁的作者，或是广大读者，都是莫大的欣慰。因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后，东北沦陷区的生活实录，而且是作者当年身经亲历；这就完全优于只靠“间接生活”虚空摹拟的此类作品。作者真实再现出新民胡同这一特殊地域，新民胡同有如沈阳早年的北市场，都属于“杂八地”，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的聚居之处。作者运用凝炼传神的笔触，高度概括生活的艺术表现，以新民胡同的四海茶社、三元酒店为核心，形形色色人物各具其面，惟妙惟肖描写独呈异彩，写尽旧时依稀景物，亡国哀痛深蕴笔端。

长篇小说《新民胡同》写在作者离职赋闲的晚年，使得停顿近四十几年的写作生涯，又延续下来。早在三十年代中期刘

2 新民胡同

迟先生就驰名于东北沦陷区文坛，是当年两大重要文学流派《艺文志》代表作家之一（另一文学流派，是以山丁、袁犀为首的“文选派”）。1937年至1943年之间，曾由益智书店、艺文书房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花月集》、《风雪集》、《天云集》，长篇小说《同心结》。另有一部长篇小说《松花江畔》，报纸连载后未见付梓，其中片断《江城》载于《满洲作家小说集》一书中。《花月集》收短篇小说10篇，《风雪集》收短篇小说11篇，《天云集》收短篇小说8篇。3个短篇集子的29篇小说，就每篇内容看不完全是乡土小说，描写城市生活的，也约占半数左右。不过综观刘迟先生早期的小说创作，艺术上较为完美，又深受读者好评，能够经受时间考验者，还是他的乡土小说。

刘迟先生的乡土小说（也包括写市民生活的作品）受到读者嘉许，这与他生活经历、严肃的创作态度，是完全分不开的。刘迟原名刘玉璋，为辽宁省铁岭县人，1913年1月生。小时候随家迁往哈尔滨市，在道外粮业工会私立职业学校、东省特别区第三中学、中东铁路车务专科学校读书并毕业。之后在中东铁路东绕小九站、二层甸子、蜜蜂站当过练习生、搬道员、副站长等。由于思想苦闷，经常阅读中外文艺书刊，同时较为熟练地掌握了俄语，渐渐对文学创作有了浓厚兴趣，开始用笔名夷驰、疑迟写起来小说。1937年出版的《花月集》书前《关于我的创作》，倾吐了他的苦闷与彷徨：“……在这个以前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怎样被无聊的妄想缠住了自己的灵魂，又怎样吞吃着麻醉的药品来驱除荒原般的寂寞……同时我的听觉里，充满着那些被寒冷逼迫的哀号与哭叫。再加上自己心里的疑惑与服药的痛苦，情绪便几乎整个地陷进没顶的深渊里……然而谁又甘心永远这样地活下去呢！”刘迟先生这段语含双关的自白用

了曲笔,因为当时日伪对思想文化统治极为严酷,面对民族敌人,刘迟先生虽然未能“呐喊里寻生”,却也没有泯灭民族良知,所以他的许多小说,均能够不乏微言大义,能够正视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。因此他的《风雪集》写城市生活的许多篇章,如《黄昏后》、《雨夜记事》、《圣诞风雪》、《门铃》、《浪淘沙》等,对下层人民的不幸,作者都寄予深切的同情。

倘若说笔涉人间不幸,是刘迟先生市民小说的基调,那么他的乡土小说就更深一层地,撕破日伪“王道乐土”的面纱。《乡仇》写的是一青年农民回乡为父复仇,看到高利贷者逼得仇家遗属走投无路,激起义愤杀掉放印子钱者,救出仇家子女兄妹远遁。《丰收之夜》地主齐三爷杀猪宴客庆贺丰收,正在杯盏推送之际,“却在这一刹那,打下屋那边隐约地传来几声哭叫和粗暴的吵骂,哭叫是那样的悲惨和凄凉,粗野的吵骂可越来越响亮了。”原来是扛活的伙计,因病来索要一年的劳金;这个插曲画龙点睛地说明地主欢宴的酒席,就是穷人一年的血汗。《八月的浮云》表现的更为鲜明直接,大地丰收在望,庄稼就要收割,可是佃户朱老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种种名目的苛捐杂税,难以承受的出荷粮,一年到头入不抵出。正在烦难忽有人报,他的大儿子跟警察打起来,还动起了镰刀。这一不言而喻的结尾,留给读者无限思索。《雪岭之祭》颇具传奇色彩,宛如一幅雄浑的关东画卷。猎人周庆深山失踪,妻子被行商车福臣奸骗,尔后下嫁猎户张富。在一个雪夜周庆忽然归来,救他的似是抗联,写得隐约含蓄,但明眼读者自有灵犀。沦陷时期小说中表现的这些“微言”,现在读来似乎很不足道,可是不要忘记,当年日伪网罗森严,正面抗击诚然可贵,伤痛呻吟也颇难得。刘迟先生小说刺穿了敌人统治下的社会生活,流出来的不是琼浆而是

4 新民胡同

血水。从这些具体作品来看，刘迟先生无愧为具有爱国意识，富有民族意识的作家。

“光复”以后，刘迟先生因为精通俄文，根据当时工作需要，暂时放弃了文学创作，立即投身到东北电影制片厂（长影前身）苏联影片的译制工作。许多优秀的前苏联电影，像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乡村女教师》、《静静的顿河》（上、中、下）等等，都是通过他精湛优美的文笔，传达给广大观众的。为此他竟有45年之久，再没有写小说。45年创作的沉寂，45年文坛的辍笔，历经几乎半世纪重新试笔，还是宝刀不老，艺术功力毫不减于盛年。长篇小说《新民胡同》写成于1990年，那时刘迟先生已经78岁，离休也有十数年的光景了。《新民胡同》运用雅俗相间的写法，更显得贴近昔年的生活风貌，自然淳厚朴实深沉。

长篇小说《新民胡同》共分15个章节，通过三元酒店和四海茶社，表现新民胡同的历史沧桑变化，又从新民胡同的人海浮沉，全景式再现出“伪满”的亡国痛史。作者笔下的人物，一个个血肉丰满、形象鲜活呼之欲出。三元酒店曹掌柜，他的妻子“大同姐”，四海茶社的孙福贞母女，评书艺人金庆岚，京剧演员樊永泽，都刻画得令读者铭刻于心。特别是“大同姐”这位普通的劳动妇女，具有不平凡的爱国情怀，敢作敢当不让须眉。申庆岚的感时忧国，樊永泽的急公好义，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。应该说明的是申庆岚和樊永泽，都曾经是生活里实有的人物，真实的名字是金庆岚和樊永在。金庆岚较长时期在“新京”东四马路宝山茶社、新民胡同四海茶社等处，演说长篇评书《水浒传》和《大宋八义》，后迁至沈阳，解放后不知所终。樊永在是著名的架子花脸，以《黄一刀》等戏著名于世。解放后一直在长春市京剧团工作，舞台上不争名分甘作人梯，被称

为德艺双馨的老艺人，20世纪六十年代才辞谢人世。小说其他人物，包括那些宪、警、特，鱼龙混杂、人兽两栖，作者妙笔组成一幅东北沦陷区社会生活浮世绘，仿佛“伪满”那个心悸的年代，又在眼前浮动。

长春的新民胡同，它像一个时代的晴雨表，反映着政治风云变幻。作者擅以“一粒砂石看世界”的艺术手段梳理生活，“取千狐之白缀而成裘”，使小说《新民胡同》深具厚重的历史感与典型意义。刘迟先生今年已经89岁，是那个特殊年代生活的亲历者，且是历史的见证人，笔下自有真知真见。因此他的小说实属“原汁原味”，读来真实可信、亲切感人。尤其是如今新民胡同已逐渐成为“老长春”的陈迹，使得小说《新民胡同》除本身的艺术价值外，又增加了珍贵的史料价值。所以说刘迟先生的《新民胡同》是一部“银戟划破天空”的力作，也是近年来稀见的优秀长篇小说。

关于书的序言，本应由刘迟先生来写，但因年事已高嘱我代劳，前辈所遣敢不遵命，只有勉力为之。因为其中还有着时逾半世纪的情缘，即我在韶龄诵读先生小说，由衷地喜爱又无限景仰，从而走上文学道路。时至今天我已年过古稀，竟能为先生大著“代序”，顿感情缘续结，与有荣焉！

2001年10月于长春惜书斋

目 录

刘迟与《新民胡同》(代序) 上官缨 (1)

一 王景瑞酒馆浇愁 (1)

二 炉旁听讲逃亡故事 (23)

三 新市场和四海茶社 (42)

四 十斤酒引起夫妻勃谿 (59)

五 佐佐木公馆的晚宴 (76)

六 孙福贞歧路彷徨 (96)

七 特高警察行台 (112)

八 审讯东海、老唐 (132)

九 新官上任第一天 (150)

2 新民胡同

- 十 “首警”后院泥泞 (174)
- 十一 中秋节的夜晚 (190)
- 十二 红松岭记事 (210)
- 十三 《大宋宣和遗事》 (239)
- 十四 四马架瓜园情趣 (272)
- 十五 友情与向往 (303)

一 王景瑞酒馆浇愁

长春城的历史很短，清朝道光到光绪年间，才在宽城子设立厅府。日俄战争，俄国战败，1905 年在美国海军基地朴茨茅斯签定和约。根据这个和约，俄国把东清铁路南半截割让给日本，小车站宽城子便成为南满和中东两条铁路的终点站，成为日本、俄国两个势力范围的接触点。

辛亥革命以后，1913 年才在这里设置了长春县，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农产品向这里集中，日本的商品和工业品占据了这里的市场，不过十几年光景，这里渐渐出现半殖民地性质的掠夺和畸形繁荣。长春城从南向北扩展，开阔了一片商埠地。

1928 年日本炸死了张作霖，张学良执政不久，东北三省易帜，爱国思想风靡南北，日本人红眼了，下手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制造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。长话短说，一晃十年，到 1941 年冬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，长春城刚刚有一百二十来年的历史。

在一百二十年时间里，最先是挂大清国的龙旗，后来又挂过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红黄兰白黑的五色旗。1928 年 12 月东北

2 新民胡同

挂起了全国统一的青天白日旗，可没有多久成立了“满洲国”，挂起了红兰白黑满地黄的傀儡旗。

到1942年，这面傀儡旗已经挂了十个年头。这一年的早春二月，这里还正是寒冷季节，积雪盖地，毫无春意。长春已是伪国首都，称为“新京”，这个百十万人口的城市，中国居民近八十万，日本人、朝鲜人合一起有二十几万。此时，太平洋战争刚刚开始两个多月，日本海陆军十分得手，气焰不可一世。战争狂人的威风，从广播喇叭祝捷呼喊“棒哉！棒哉！”的声浪里，显示得很清楚。

车站前，吉野町夜市华灯初上人来人往，从下午到现在虽然一直在飘清雪，可是日本孩子三五成群，高举纸做的太阳旗，在街头尖声呐喊；盛装妇女三三两两，摆动和服彩袖，顾盼生姿。从大同大街的街口传来卖报的叫喊声：“《康德新闻》号外，号外，新加坡改名昭南岛，昭南市大达市长受命就任！”水果店的日本老板也真会做生意，把普兰店产的青苹果，标为“印度苹果”，把日本九州运来的柑桔标为“马莱蜜柑”抬高价码出售。大同大街西侧“新京”神社那里，灯火闪闪，人声沸沸扬扬，夹着阵阵的敲鼓声。砰砰鼓声嗷嗷的喊叫声，夜色沉沉，一听多远，从一里地开外南广场一带都能听到这种阴森的动静。

从南广场到南关这十里方圆一大片地方是中国人居民区，从北往南一条四里地长的大马路，几个主要路口也悬挂了完遂“大东亚圣战”的横条幅，但是街灯暗淡，积雪也没清除，行人匆匆走过，沿大马路有一大半商店刚刚黑天就上栅板。惟有四马路口还热闹一些，略有生气，这里是中国人居民区的中心地段，这篇小说也就要从这里写起：

屹立在四马路口东南角上的东发合茶庄，在1942年已经是长春城三十年来老买卖。开市那年好像正是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那年，那时候买卖好做，往天津正兴德发封信，二十几天，到南满站打听打听，很快就能取出货来。那时，毛峰加花，大方装盒，老掌柜整天咕噜水烟袋，谁曾想到满洲建国十年，时局如此艰难，老百姓吃捂粮食吃杂合面还都吃不饱，谁还有闲钱喝茶！

茶庄对个西北角上，是当时中国人经营的头一号大买卖——泰发合百货店，三层楼房，紧凑得很。东洋货源已经不像两三年前那么方便，市内“三中井”“宝山”两家日本百货店的货底子、过时货，送到东发合还能卖一阵。他这里是乐亭、滦州帮，讲话婉转受听，店规精细详明，虽到伪满后期，还可勉强维持。跟百货店隔条大马路，东北角那栋黄楼，楼下一间门脸，楼上五间长筒，是伪满后期一家时髦买卖——同丰吃茶店。

老百姓一天三顿饭都打不开点儿，谁还进吃茶店？可你也别说，去吃茶的还真不少。同丰吃茶店间壁得好，二十几个吃茶格子，是清一色列车式，座地播音喇叭音量不大不小，格子里男男女女谈话的声音，就是邻座也听不清楚。到晚上格子里灯光幽暗，初恋的少男少女，中年之恋的情侣，行商之间跑合拉纤，这里便是最好的去处。当然警宪便衣要在这里出入，失意的孤客有时也来这里排遣寂寞。

诱人的轻音乐和悦耳的流行歌曲，也是这里吸引茶客的得力手段，当时好多西洋音乐日本都有翻版，上海歌星周璇、黎明暉的歌曲，和满映明星李香兰的歌曲都正盛行一时。花上两三角钱，到吃茶店买一杯代用咖啡，坐上半个多小时的，还是大有人在。然而最近几天以来，这一类的音乐和歌曲几乎一概

不见，周璇的《拷红》、李香兰的《何日君再来》听不见了，现在播放的尽是一些《苏州之夜》、《支那之夜》和《陆军进行曲》之类，这用不着多想谁都能明白，是“首警”有了指令才这样做的。上楼之后，正面长方大玻璃镜康德皇帝御真影旁边都贴上了标语：“向大日本皇军祝捷，完遂大东亚战争！”

几张唱片播过，只停了半分钟，又换播起《爱马进行曲》，节奏强烈，音量也大，其间还出现几声马吼、马嘶的响动，茶客们无不心烦，大都沉闷不语。这时，尽里头那间格子正面坐着一名三十多岁的茶客，把自己的红茶杯向前推推，蹙了一下，踉踉跄跄向楼梯口走去。快到楼梯口才又发现忘戴了帽子，便又转身回来取皮帽子。这匆匆忙忙一去一回引起不少人注意，都不禁朝他下楼的背影望去。

这人中等身材，穿一身草绿色旧协和服，从他那略见驼背的后影，想象得到憋憋屈屈郁郁不快的面孔，只见他踢里踏拉脚步沉重径自下楼去了。

阳历正月十几儿的晚上，应该有一点月色，现在却飘着雪花，天空乌里八涂，街上电灯放着昏沉的光亮，临街店铺有的还没关店门上栅板。马路两旁的来往行人，在踩平了的积雪便道上萎缩地走过，只见乌云遮月，夜景苍然，北风阵阵刮过，冷是够冷的了。从同丰吃茶店出来的这个人，打个寒战，随着稀疏的人流，朝北望望，踟蹰地迈脚步。

这人的名字很好，叫王景瑞，今年37岁，属马。他在伪满政府开拓总局调查科上班。他流年不利，一直没交好运，在开拓总局上班已经是六个年头，在他一前后进局上班的雇员里边，不少人都已当上了委任三等的属官，而他王景瑞却还是个

大雇员。论学历，他是高中程度；论日语，他小时候是长春公学堂的学生，语学考试三等合格。可是在班上，他不知怎么总被人瞧不起。他也只好独往独来，孤芳自赏，经常是郁郁寡欢，闷闷不乐。六年的时间，科长都换了三任，王景瑞却依然如旧，待遇也原封不动，包括语学津贴五元钱在内，他月收满洲国币72元。

究竟是什么堵塞了自己在满洲国政府机关的晋升之路呢？他自己心中也很清楚。其实这问题的严重性早已不是晋不晋升，而是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到时候日本人会不会把他抓起来！

越想越觉得像甩出来的废茶叶一样，嚼也嚼不出个味道来！可是人要没点远虑，说不定就会有近忧！就拿今天下班前发生的这桩事儿，也许它就是个什么信号。

事情实在是偶然，孤僻、古怪的性格，使自己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。下午，庶务股发加班费，领了四元二角钱，心想下班后到四马路口散散心，松快松快，给老婆孩子买点啥吃喝带回去。谁想到差一个多小时就下班了，科里的小八木办完应召手续回来，铺开了一幅日本旗，上边写就了一行字“祝八木义男样”，接下去是三寸见方的四个大字“武运长久”。小八木醉醺醺地邀请大家给他签名，全科十二名日本人九名中国人都用墨笔签署了姓名，惟独自己没被邀请。主动上前签个名吧，违心之事他干不来，再说他也没这个“勇气”，趁好多人围在旗旁和小八木说话的时候，自己包起饭盒就溜了出来。

从大楼往外走，心里很不舒展，在汽车站等车时，他点燃了一支金枪烟抽，心中却又有点自豪。在汽车上还有一点情趣，想去四马路口吃茶店坐坐听听音乐舒畅舒畅，哪里想到吃茶店今天播放的全是宣扬侵略战争的强音，又给自己带来了不快。

马路边北风飘雪的寒意，让王景瑞冷静下来，头脑里不由自己地闪现着暗淡的思想：现在自己在开拓总局这个环境里，有点像青草地里的片黄叶，黑发中的一丝白发，这不仅仅是合时宜，这在日本人眼睛里恐怕已是不祥之物。这是怎么搞的？这都从何说起？自己除了性格上落落寡合，人缘差一点之外，也还有两桩事情，惹起过日本人的厌烦。

当雇员的日常工作，大部分是抄抄写写，自己从二十几岁时就练了几年仿宋小楷。刚到开拓总局上班的一年多，凭这笔仿宋小楷，很受过同事们的称道。日本人同事夸说这是“郑体”，问是不是学练过郑孝胥的字。当时前任总理大臣郑孝胥下台不久，书法上跟“苏戡老人”的相似，意识不到有什么不好，但当他下世以后却渐渐传出他和日本并不同心的说法。对郑的传闻于是影响到自己的“郑体字”，石尾老科长就曾说过“学谁的字和谁的思想必有联系”。这之后他在调查科里一点点地遭到冷遇。

两年前的年末，科里在国都饭店摆开了忘年会的筵席，不花钱的闷酒下肚之后，见日本人同事一个个得意扬扬引吭高歌，自己积愤难平，按捺不住，扯开嗓子，唱开了《苏武》：“心存汉社稷”“定叫匈奴惊心碎胆”，日本人听不真切，中国人同事都为他捏把汗。后来日本人也还是知道了一些，这就难免不对自己另眼相看了。

去年春天局里人事科一个日本人找过他两次，疾言厉色地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话：“你有几个名字？‘王梦熊’也是你吧？为什么不把这个名字写进你的履历书？”这个日本人说话露着大金牙，接着就是一阵冷笑。

“王梦熊”这个名字被揭出来，他在科里成了被议论的中心，

梦熊、梦熊，“飞熊入梦”！写了一份“始末书”，人事科又找他详细盘问了两次，问话回来总是灰溜溜的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打起太平洋战争时，他在调查科里已经成了个没人搭理的人。

王梦熊这个名字被揭出来，“九·一八”以前在长春自强中学当体育老师这段经历等于完全摊开。民国十七年冬天，东北易帜当时，长春城五所中学里自强中学的抗日活动有声有色，抗日宣传轰轰烈烈。反对日本人修建长大、吉会铁路的示威游行，自强中学走在前列。那时候自己虽是学校体育老师，也才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，和十八九岁的高中生在一起，就像个大哥哥。当年，书生意气，叱咤风云；而今，这些无一不是受制于人的把柄。

眼下的时局是一片漆黑，日本人称霸逞强，凶虐一时，且不说南洋战场，就说中国大陆，就说关里吧，华北一带，八路还在支撑，敢和鬼子打打硬仗；南方正规军队却一退再退，日本兵都已逼近了四川，打进了广西！谁知道关外这亡国奴的日子要过到哪一天！

此时此刻，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好，仿佛四周尽是易爆物，只要出现一个火星，就是一场火难，就有走进矫正院刑讯室的危险！在寒风中，从里往外打了个冷战。

他所有的这些思维活动，并没超过五分钟时间。等王景瑞意识到阵阵寒冷时，他隔着马路已然望见新民胡同的东口。只见灰暗中灯火闪闪，人影憧憧。胡同口有个叫卖烤地瓜的担子，真还叫喊出了几许暖意，王景瑞不由得就横踏过马路，想在这条胡同里找个去处清除一点苦闷，减轻一点忧愁。